

试析安倍的国家战略 ——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

何晓松*

摘要 安倍上台后,积极推动修改宪法。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加强军事部署,采取演习、阅兵等手段威慑中国,表明绝对不会让步的决心。日本非法“购岛”一年多后,仍然执意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强硬,在钓鱼岛争端中完全不顾中日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是日本新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在各个阶段的目标、手段和内涵是不同的。8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中曾根康弘打着“战后总决算”的旗帜,追求政治大国化。安倍上台后,日本的国家战略面临新的转型。他提出“摆脱战后政治体制”,追求军事大国化。

关键词 日本 安倍内阁 军事大国化 修改宪法

安倍晋三在 2012 年 12 月再度当选为日本首相,自民党时隔三年取得执政地位。安倍上台后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发动战争的权利,并抛出“侵略战争未定论”。日本的政治风向急剧右转,引起日本国民和各国的担忧。日本政治的保守右倾化也成为日本的负面资产,影响日本国际信誉和安倍政权的稳定。

一、摆脱日本战后政治体制——安倍国家战略的基本政策取向

安倍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执意修改宪法,是日本政治潮流长期发展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完成了“吉田路线”赶超西方国家的任务。保守旁流的政治家如中曾根康弘、小泽一郎等转身成为政治主流派。他

*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通信作者及地址:何晓松,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东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邮编:100007;E-mail:hexs@cass.org.cn.

们积极主张修改宪法,追求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实施日本政治大国化战略。日本的和平宪法尤其是第九条限制日本扩军和海外派兵,是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的眼中钉、肉中刺。安倍晋三是主流派保守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他被美国学者称为“新修正主义者”。^①安倍主张修改宪法和修正战后国际秩序,恢复日本的独立自主和大国自信。

(一) “摆脱战后政治体制”的意义

安倍上台后提出“摆脱战后政治体制”。安倍指出“战后政治体制”是战后宪法规定的行政体制、教育、经济、劳动关系、国家与地方关系、外交与安全保障的基本结构。^②保守右倾政治家要摆脱的“战后政治体制”主要是吉田茂政权按宪法第九条的规定构建的政府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治体制。^③“摆脱战后政治体制”的内涵首先是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保守右倾派政治家认为“现行宪法是美军占领基本法的法制化的产物”。因此日本要制定“与明治时期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有内在继承性的自主宪法。恢复帝国宪法的一贯性,就要复原皇室典范,取消神道指令。占领军破坏日本文化的神道指令本应在占领结束时终止,但现行宪法第二十条第三项写入了禁止国家参与宗教教育,因此神道指令还在发挥作用”^④。

安倍指出“日本宪法制定后经过60多年,宪法已经不能应对新的价值观和课题。如环境权、保护个人隐私等没有写入宪法,第九条也要明确写入保持自卫军,地方分权执行道州制。宪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只有日本人亲手制定才能开拓新时代。宪法前言规定‘日本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这是把日本和日本国民的安全寄希望于各国的善意,而普通的国家会规定‘我们坚决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和领土’”^⑤。

其次是“找回失去的日本”^⑥。安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历史观点和国家主义思想。安倍“摆脱战后政治体制”寻找回来的日

① 理查德·萨缪尔斯《日本防卫的大战略》,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② 安倍晋三的主页 http://www.s-abe.or.jp/policy/constitution_policy

③ 早野透《安倍要找回的日本》,载《世界》2013年第3号别册,第19页。

④ 小堀桂一郎《克服战后体制的要点》,载《正论》2013年3月号,第78—79页。

⑤ 安倍晋三的主页 http://www.s-abe.or.jp/policy/constitution_policy

⑥ 早野透《安倍要找回的日本》,载《世界》2013年第3号别册,第17页。

本,虽然不是战前的军国主义的日本,但和战前的日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保守右倾势力认为,战败后美国强行改造日本的结果是日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中断。日本始终背负着侵略国家的恶名,战后历史是自虐史观,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的,日本的民族精神只能在经济大国化过程中体现出来。因此他们认为日本要作政治和军事大国,必须先固本正源,巩固日本自身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而修改和平宪法是日本摆脱战后束缚,恢复民族自信的核心问题。

保守右倾派政治家认为修宪可以结束纠缠日本的历史问题。安倍“摆脱战后政治体制”,是在历史和宪法问题上强行突破,摆脱战后的精神重负。2013年7月3日在日本国际记者俱乐部举行的参议院选举前的党首辩论中,就记者关于历史问题的提问,安倍称“是不是侵略战争应该由历史家下定论。”此言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关注,对安倍的修宪主张也更加怀疑。在修宪的道路上,历史问题的处理成为迈不过去的门槛。而有些右翼学者鼓吹“必须排除抵抗,修改宪法第九条。作为手段,修改九十六条也是一个选择,如果历史问题妨碍第九条的修改,必须有搁置历史问题的勇气。日本成功修改第九条之后,外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压力会戏剧性地降低”^①。

(二) “摆脱战后政治体制”的目的

安倍提出“摆脱战后政治体制”的目的,首先是修改宪法实现军事大国化,与美国建立平等的同盟关系。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如日中天之时,日本曾想摆脱美国,但美国不答应。当前美国实力下降,开始战略收缩,财政上也存在很大困难,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控制力在减弱。日本对美国保护日本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同时它也有了更多的战略空间。安倍内阁在推动修宪的同时,也在加强军事领域的建设。他要建立跟日本经济实力相匹配,能够在世界上确保日本利益,并能与中国抗衡的军事实力。在目前阶段,日本发展进攻性武器还有一些困难和阻碍,但是日本正大力建设常规力量,建成“不落后时代的军事实力”。如果日本成功修改宪法,日美同盟将由“亲子”关系向“兄弟”关系转变,日本在日美框架中将取得平等地位。

其次是摆脱战后束缚,真正独立自主。修改宪法后,日本会重新修订日美安

^① 中西辉政《用宪法改正终结历史问题》载《呼声》2013年5月期,第57页。

保条约。^① 美军将撤出日本,在日本国防中只起辅助作用。“日本将由日本人自己来保卫”,安倍的这个信念只有在成功修宪后才能实现。如果日本脱离美国保护,又受限于和平宪法,它只能采取非武装中立政策,这不符合日本利益。而通过修宪和重新修订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就能彻底摆脱战后束缚,日本可能会采取武装中立政策或与他国建立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

再次是改变东亚的政治和安全秩序。2010年的大地震、朝鲜的核试验、日韩竹岛之争以及中日钓鱼岛之争,都增加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全感。日本国民对修宪的态度也由“不能修宪”转为“修改宪法也很好”。^② “不从沉沦中挣脱出来,就在沉沦中彻底消沉下去”,日本国民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升高。日本的右倾政客利用日本国民对内、对外的不安和焦躁心理,打出建设强大日本的口号。日本右翼学者鼓吹“日本要做出更大贡献,遏制中国。日本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处理宪法第九条和核武装问题。在宪法问题上日本已经开始行动,但却不同意核武装,连基辛格都对日本不发展核武器莫名其妙;第二是重新考虑日美安保条约,日本必须改变安全保障政策,探索新的力量均衡的同盟体制”^③。日本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机会,时常发表强硬言论,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寻求美国支持日本修改宪法。安倍宣称日本要做亚洲的领导者,在安全领域争做“领头雁”。在美国军事预算捉襟见肘之际,日本与美国在东亚形成军事共治。可以预见如果美国在东亚军事收缩,日本必将承担越来越重要的军事责任。

二、修改宪法——安倍国家战略的对内维度

安倍修改宪法是为了实现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并重振日本的民族精神。他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意在强行突破国际社会的阻拦。其政治目的是保守右倾的,因此它的修宪观必然是右倾的。其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反和平主义的;第二是反民主主义的;第三是美化侵略历史;第四是保守复古。他修宪的最终目

① 松本建一:《宪法改正和自主防卫——中曾根主义的先见性》,载《明察》2013年第1期,第23页。

② 竹田恒泰:《9条改正终结谢罪外交》,载《呼声》2013年9月期,第193页。

③ 日高义树:《日本核武装之日》,载《呼声》2013年8月期,第104—105页。

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

(一) 自民党修宪草案的右倾化

2013年4月27日正值《旧金山媾和条约》签署61周年纪念日,安倍晋三公布了自民党的《宪法修正草案》。草案原文虽然是谷垣禎一任自民党总裁期间制定的,但安倍晋三在制定过程中积极参与。许多条文如参众两院过半数议员同意,就可以发出宪法修正案,付诸国民投票表决,就是在安倍的强烈要求下写入自民党《宪法修正草案》的。经过2013年4月27日的重新发布,表明安倍继承了自民党的《宪法修正草案》,以自民党案作为推动日本修宪的方案。

自民党《宪法修正草案》是自民党至今发布的最保守右倾的宪法修正案。保守右倾派政治家认为现行宪法不是基于日本国民的意见,而是盟军司令部(GHQ)参考美国国务院、海军部和陆军部订立的《日本统治体制的改革》、《麦克阿瑟笔记》以及远东委员会的意向制定的。安倍称“现行宪法在制定过程就有问题。日本在盟军占领下时,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制定宪法。1946年2月1日,日本政府的宪法草案见诸报端,麦克阿瑟认为日本政府案照搬明治宪法,命令盟军司令部民政局重新制定日本宪法,截止日期是林肯诞生纪念日的2月12日。制定草案时既没有宪法专家也没有国际法专家参与,并设定跟日本宪法毫无关系的林肯生日为截止日期,只用了不到12天就完成了日本宪法草案”^①。日本右倾学者称惠特尼民政局长将宪法草案交给吉田茂外相,解释说“接受这个草案天皇的地位就安全了”^②。盟军司令部以高压手段,迫使日方接受。其实怀特尼向日本方面表示“日本有接受或者不接受GHQ案的权利。如果不接受的话,将在下次大选时就选择明治宪法的日本政府案还是选择GHQ案举行公民投票。”他曾告诫日方“要以包括放弃战争条款的GHQ案为基础进行宪法修改,否则的话,将无法保证盟国方面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

日本右倾学者认为现行宪法前言没有言及日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宪法前言按时间顺序排列是以美国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大西洋宪章、德黑兰宣言、麦克阿瑟笔记等六个文件为基础制定的,全然不顾

^① 安倍晋三的主页 http://www.s-abe.or.jp/policy/constitution_policy

^② 田久保忠卫《日本再生的处方笺——关于宪法》,载《正论》2013年第6号,第108—109页。

日本两千年的悠久历史。^①因此,自民党的《宪法修正草案》的前言规定“日本国拥有长期的历史和固有文化,拥戴天皇作为国民统一的象征。……日本国民自己保卫国家和乡土。尊重基本人权,家族和社会相互扶助,以和为精神形成国家。……日本国民保护美丽的国土和自然环境,振兴教育和科技,通过有活力的经济活动发展国家。日本国民为了让子孙继承优良的传统和我们的国家,制定本宪法。”这是日本的重新定位,“拥戴天皇”就是重新树立天皇的权威,并赋予一定的权力。通过“尊王”可以恢复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对天皇的政治利用强化日本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以达到重组国家的目的。

日本的天皇制度是日本的核心政治制度之一,天皇万世一系,绵延2600年,是日本国民感情的中心。日本的国家形态是权威与权力的分离,当国家面临分裂和大变革时,日本掌握权力的集团就利用天皇的权威。因此,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保守派政治家要求新宪法应该重新拥立天皇为国家元首。自民党的《宪法修正草案》第一条规定“天皇是日本的国家元首,是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的统一的象征”。

《宪法修正草案》第三条规定“日本的国旗是日章旗,国歌是君之代。日本国民必须尊重国旗和国歌”。从而树立国家的威望和国家认同,重振民族精神。日章旗在日本的侵略历史中,代表日本的皇军和殖民者,带有不光彩的印记。但日本作为国家,应该有国旗和国歌,因此尊重国旗和国歌是良性的民族主义。把国旗和国歌写入宪法,在日本的民众中还存在争议,在教育现场依然引起混乱。^②所以在历史问题解决前,强制性地要国民遵守得不到国民的理解。

《宪法修正草案》第十二条规定“此宪法保护国民的自由及权利,……国民应认识到自由和权利伴随着责任和义务,不能违反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第十三条规定“全体国民作为人受到尊重,国民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不能违反公共利益以及公共秩序”。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国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以及其他一切表现的自由”。第二款规定“尽管前项有规定,不能承认以损害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为目的的活动以及结社”。草案把现行宪法的“个人”改为“人”,消除了“个”字,可以看出草案对人权的轻视。“人”的个性是不

① 田久保忠卫《日本再生的处方笺——关于宪法》,载《正论》2013年第6号,第110页。

② 小林节《红火教科书!日本国宪法修改》,kk最畅销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同的,只有相异的个人相互尊敬,才是人权的本质。草案反复强调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日本国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追求幸福,甚至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都要以不违反公共利益和秩序为前提。而公共利益和秩序的定义是模糊的,经常根据政府机构的判断来定义。特别是禁止“损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结社”,会成为镇压少数派的手段和工具。^①所以自民党《宪法修正草案》带有浓重的国家主义意味。

(二) 宪法第九条是修宪的核心问题

安倍修宪的主要目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自民党公布的《宪法修正草案》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保留了现行宪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但在第一款下增加了第二项规定“前项规定不妨碍日本发动自卫权”。《宪法修正草案》删除了现行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新订立的第九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为了国家的和平和独立以及保护国家和国民的安全,建立以内阁总理大臣为最高指挥官的国防军”。在第二项规定“国防军在执行前项任务时依法律规定,服从国会的承认和其他统治”。

安倍称“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根据日本政府的解释自卫队不是军队。自卫队队员在海外作战,被俘后不能享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战俘待遇。如战俘要受人道的待遇和保护,对战俘可以拘禁,但除适用的刑事和纪律制裁外不得监禁。纪律性处罚绝不得非人道、残暴或危害战俘健康。对战俘不得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酷刑或以任何其他胁迫方式来获得任何情报等等。因此日本必须修改宪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建立正式的国防军。”

安倍称在2014年5月份对修改宪法做出解释,允许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有助于日本加强日美同盟,日本的外交战略是“没有良好的日美关系,就不会有良好的日中关系”。“日本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中积极发挥作用,才能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机会”。安倍指出“按照日本现行宪法的解释,日本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当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前来支援的美军在日本领土、领海和领

^① 小林节《红火教科书! 日本国宪法修改》kk最畅销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页。

空的范围以外遭到导弹袭击,日本军队不能拦截导弹。那一时刻日美同盟将面临终结,日本会失去美国的保护,有损日本的国家安全。”

三、安倍国家战略的对外维度

安倍积极修改宪法,要给日本海外派兵松绑。安倍推行日本军事大国化的路线给周边国家带来威胁。

(一) 日本外交战略的转变

日本新国家战略的诞生必然带来外交战略的转变。首先,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军事手段的作用更加突出,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中,日本不断地加强军事挑衅,想逼迫中国做出军事退让。它还利用 ODA 的资金资助越南和菲律宾多艘巡逻舰。其次,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保持强硬,营造一种“中国外压”的气氛,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为国内的政治保守右倾化服务。这有利于安倍提出的修宪、强军这种军事大国化目标。再次是为营造自身绝对安全的环境,竭力挤压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安倍联合中国的周边国家构筑一个围堵中国的网,安倍讲他的外交是价值观外交,其实根本不是。安倍的外交是战略性外交,在战略上对中国围堵。而且,安倍强化日美同盟来牵制中国、遏制中国。日本的外交战略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中积极贡献,追求政治、军事大国化和对美平等。日本利用美国重返亚洲的机会,时常发表强硬言论,吸引美国的注意力,寻求美国支持日本修改宪法。它还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发展军事力量。但现今的日美同盟,日本已经不是美国的小伙伴,它已经成为更独立的力量。

安倍提出“找回强大的日本”,就是找回独立自主并能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日本。在东亚它必然寻求领导地位,遏制中国崛起。日本在军事领域公然地挑战中国,甚至不惜牺牲部分经济利益,可见它是下定决心要实现军事大国化。

(二) 日本拉中国压韩国的外交策略

日本与中国、韩国都面临两个重大外交问题。其一是历史认识问题,其二是领土问题。中韩两国都遭受过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因此两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应该结成统一战线。日本政府的策略是分化、瓦解中韩两国,分而治之,具体是拉中国压韩国。韩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美国一直督促日本改善与韩国的关系。韩国利用有利时机,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施加了巨大压力,以阻止日本就

竹岛争端向国际法院起诉韩国。韩国总统朴槿惠上台后,在访问中国期间提出要在哈尔滨火车站前广场重修安重根的塑像,这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弹。朴槿惠在访美期间也谈到从军慰安妇问题,加强了对日本的抨击。日本《文艺春秋》杂志社报道称安倍曾说过“韩国只是个感情用事的愚蠢国家,而中国是理性的,它与日本的外交是基于战略考虑,是玩权力游戏。”这表明日本开始分开处理日韩和日中关系。日本对日韩关系相对悲观,认为在2015年日韩友好条约签订60周年以前,两国关系都不会好转。韩国在东京申请奥运会时,宣布禁止进口福岛周边各县的鱼类产品,日本舆论普遍解读为韩国蓄意破坏东京申奥。日本国民对韩国的好感急剧下降,所以压韩国是日本当前东亚外交的一个重要策略。

日本东亚外交的另一支柱是对华外交,日本有拉中国的动机。首先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日本大型企业的全球利润,有1/3左右是在中国市场取得的。日本现在加紧在东南亚投资、布局,但东盟十国的GDP只有2万多亿美元,虽然潜力巨大但不能解日本燃眉之急。所以日本的经济复苏还要靠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市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在7%,所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日本改善中日关系的主要推动力。其次安倍为维持高支持率可能会打中国牌,如果中日之间实现首脑会谈,会大大提高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中日首脑在2014年有多个机会碰面,2014年5月份可能召开中日韩首脑会谈。如果取消中日韩首脑会谈,10月份会在北京举行APEC首脑会议,中国领导人起码会出于礼仪接见安倍。而且日本在中国取得外交突破,可以孤立韩国,推动日韩关系的好转。安倍是个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继承了外祖父岸信介的历史观点,但他会在历史问题上做一些让步,以求得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良好关系。

在中日另一热点问题即钓鱼岛争端上,日本有五个选择。① 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和支配。包括继续在军事领域给中国施加压力;② 降低紧张度;③ 承认钓鱼岛存在争端,日本政府已经承认钓鱼岛问题是外交争端,但近期不会承认是领土争端;④ 利用第三者调停;⑤ 继续两国政府事务级磋商以及民间交流。据近期的日本舆论调查显示,50%的日本国民认为中日两国存在领土问题,这为日本政府采取向前看的政策留下了空间。在日本社会中,中日共同开发钓鱼岛和共享主权的意见也逐渐增多。据调查显示日本国民中有50%以上赞同中日双方在钓鱼岛共享主权。预计日本政府会适度缓和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

态度,利用两国政府和民间交流,谋求两国关系的平稳。

日本在中国整体外交格局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大国,同时也是我们的周边国家,可见日本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尽管中日矛盾摩擦不断突显,中国在处理对峙关系的时候,应该看到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竞争关系,它还有合作。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强调两个大局,就是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中国有广阔的市场,日本要跟中国贸易,中国利用的空间还非常大。未来中国十几年或者更长时间里,中国还需要稳定的中日关系,甚至利用这一关系。中国的周边外交就是要为国内经济建设的发展营造一个好的周边环境。中国未来要在国际发挥更大作用的话,首先要经营周边。中日关系从发展趋势看不可能回到 70 年代,未来的发展趋势只能像 90 年代那样合作和摩擦并存。

(责任编辑:张业亮)